

宋元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宋元
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顧廷龍題

第十冊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清]陳立撰

公羊義疏（下）

本冊目次

公羊義疏(下)卷一五—卷七六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職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曾懼

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閩悅氏鉢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注文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荊春秋既而稱人非公羊義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包氏傳言云據下文于七月葬未

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

三月在櫬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

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

趙同等又信九年晉侯蒐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也子也春秋見

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

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葬葬者段不大

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節

莊術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期爲王命所廢

者異故惠公不葬莊公葬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大史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

因不敢杜說而括地志述以善城之祭爲祭仲邑或又見於周祭

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仲乎

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

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

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

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唐石經作鄭之相

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
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妻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
○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
重者何以不名賢也疏

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執事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宋所脅雖死無

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足字名確然無疑杜

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貳仲爲宋所脅雖死無

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爲以篡其君過矣按杜

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

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

足爲字以仲爲名俱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何賢乎祭仲

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

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卽何氏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

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

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

皇清經解續編

八羊義疏十五

其平實以無私疏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

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然後知輕

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哉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然後知輕

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子

則謂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放人無動

不可以不與權俱揚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

律麻志術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

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

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

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鉏爲石付

十八易十有八銖之象也又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

規圓生矩方生攝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權

五則公羊問荅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異以行權苟

九家易解異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矣

於春秋廣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

多念後之心加之以貪冒售以周鄰之故寄私與斯不敢
不許是爲而貪私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罪奉辭代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雖敵強丹故墮恩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
唯是可以少固詩謡云桓公從之肅然之後三年幽王爲
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三邑之地右洛
左渭南華後河食溝消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中記鄭世家
云仲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者
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
史伯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豫地禹
封新鄭爲東城丈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榮陽縣在今河南開
封府汜水縣東十里有榮陽榮澤皆其地情節管叔鮮之故
城在開封府鄧州北二里是出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因
在宗廟內武公遷居東周城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南
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
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繼衣博云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也許古義云王待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
食尚儉誠辭慎職羣臣卑議上下不斷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其捕悼也匪夙夜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
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
高辛時有鄭之君非外傳鄭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
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鄭左史潛夫所云董氏伐之鄭君以
公羊義疏十五

皇清經解續編

五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六

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嬃生子六人四曰求言
是爲鄭人部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部之城而
封之後爲鄭武公所而野留注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謂宋所
滅也王符之說失之又之說失之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
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江野鄙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
遷鄭馬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馬上無而字與何本異
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通經讀考異云此
凡兩讀何氏以馬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
透漏焉而鄙留又以遷鄭馬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
鄭氏同接古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
里鄙野郊外也詩魯頌廟傳邑外曰野周禮縣士大夫之
職掌野江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
之鄙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三百里曰野野是廣
邊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以
西卿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
始用史伯之計寄帑與鄭於郭叔仲之國鄭公
治食目取同姓女叔姬爲夫人武公因葬寄學故得通焉
之亡由叔姬是也大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
武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鄭於郭叔仲之國鄭公
治食目取同姓女叔姬爲夫人武公因葬寄學故得通焉

乃公爲卿士懿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鄭部并取鄭故
孔氏亦譏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
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譯
夫人取其國而遷都鄭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莊公死已葬祭
被執則不到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仲將往首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注
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仲
史記宋世家宋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焉鄭君祭仲
誘召祭仲而執之日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
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
爲鄭公使取鄭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棄姑生
厲公史記注引門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
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在唐莊六年注姓
之子曰甥其實宋鄭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祭仲不從
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

公羊義疏十五

覽之時日以遠續之也注云過假緩之而假則過過陽子也

○注未嘗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責器於鄭鄭不與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

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貢周公患之亦可不與

行於臣下事也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

可出而忽僂舊可反引之漢案以此之故不得不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改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

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猶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即兄女能固猶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

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通接王於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難注固猶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

公羊義疏十五

七

三年而復成陽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

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疏繫錄竹林云夫去危而避兄弟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

以爲不知權而賢之丑父指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

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馬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

若藉令臣子得行則開君臣之道敗慕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南不執

其髮平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男女授受不親禮也雙濡

授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

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爲權也○注

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闡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

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

太甲大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乃立

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景虐不遵湯

法亂德於是伊尹放於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貶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

之迺作太甲訓三篇益于萬章篇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

八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九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一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二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三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四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十五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然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實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

次賢能守西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逐之亡疏舊云吉突有實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讨

定矣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亟戒惡名猶愈於國

廢君爲行權是神策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於國亡

猶愈於國亡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鄭本正疏亦云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未可與論夫惟以吾父名曰隱非情之事故能於此與智略
所自親也接軒詩外尚高於孟子曰大舜娶者非已
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
孝處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莊公之女
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母而言曰古者送侯之有女者贈
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
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輶之難孰可與慮社稷
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
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
施設備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
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
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節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
露王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
域故雖死亡行權有道是也○鹽錄論謂儒云祭仲自貶不
終弗爲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
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錄論謂儒云祭仲自貶不
終弗爲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
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
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弱漢
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功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
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室利害資於審處輕重皆其稱量矣
故身與義權則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
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其名乎昔周公召股跋作跋偏
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戚親之過卒使冲人成德王室定
詩人美之曰公孫彌廣德者不瑕孫之言異也易所謂巽以
行權也然而嫂不弱不援君不危私親則不變置是以反覆
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
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諸其變詳
者裕闕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
要其後必有善有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謗詞從宋以生忽作鄭爲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十

近於知權耳仲後遂遇難不終其志終於忽之弑于臺子
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確顧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
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
以立復營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
義其事可略也俗焉齊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
仲死而卒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謬何所取之外大夫朝恒密
名獨祭仲盡字忽然見賢必不信仲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
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
子之盡善矣伯叔之職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南夷中國
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
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情後事仍自無取正同徒
宿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閭義援孔也所論中
明辨切傳之所以反覆追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季
同誤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圖本昌本毛本
疏執者非伯也依邵本不稱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稱人兩
此正不稱而稱故知非伯討也昌本毛本舊傳也舊傳也舊
疏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的是也穀梁傳
曰朱人者朱公也其曰人何也段之也注惡執人儀臣廢
行人樂那犁之屬稱行人也○舊疏云洪定六年秋晉人執宋
月故解之此書

突何以名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

疏〔注〕忽至名也○下十五年

○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

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

以除怨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歛諸侯

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邊緩之

疏〔注〕挈

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云挈

結也結束之述持之也持時也持之於手中也禮記玉制云挈

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督王左提右挈說文

手部挈緊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周易空之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閱本監本毛本

作常依祭仲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為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惟鄭突○注

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書卽繫祭仲言千璫是

皇清經解續編

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于頓文十四年晉人

納提苗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姜之○毛本案誤葬人

仲本作助少違喪之猶上祭

其言歸何注據小白言入疏

塔小自言入卽九九年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

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

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孔父荀

息之死節公子曰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在國行正世之義

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

曰歸易制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挈乎祭仲

之義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庚戌不聘襄二十九

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在春秋從殷改周以之也亦稱伯

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如殷之稱伯東春秋

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

故等以進退至子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是

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戶室之前故不

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

故訛

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掘難之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朱子既葬稱子疏

〔注〕據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葬子已下子葬已

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戶室之前故不

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

故訛

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掘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

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

失也天道本下級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

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

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

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

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廉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自虎道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折內諸侯雖稱子以毛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

杜云折地廟釋文折一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閼疏

杜云閼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閼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僕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在字例疏以僕卒也○隱九年春僕卒傳僕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殺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九年僕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尚也從重禮陽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則日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既與弑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以僕卒也○隱九年春僕卒傳僕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殺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九年僕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尚也從重禮陽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則日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既與弑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士

公羊義疏十五

夫

杜云莊公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于盟于殷蛇疏左氏紀侯作杞侯在字例疏左氏紀侯作杞侯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水池杜云曲池杜云曲池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莊湖湖中有廟亭其地高阜六七郎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廟即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源又北右合淇水上承鉅野薛訓治水澤西北流又北逕陽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閼都國志曰東平陸有廟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閼疏

杜云閼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閼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

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莊湖湖中有廟亭其地高阜六七郎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廟即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源又北右合淇水上承鉅野薛訓治水澤西北流又北逕陽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閼都國志曰東平陸有廟亭

又東南高廟縣南與枝嶺合廟上承無棣溝南遷葬此西又東南高廟縣南與枝嶺合廟上承無棣溝南遷葬此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童望鍾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三疏

杜云燕人南燕大夫

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闡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夫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牛不若爵意也

杜云左氏作夫童疏左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偏無據染

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部燕縣被滅引世本云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都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蓋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十一爲北燕召公與後姬姓爲南燕在今衛輝府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謙周云據左氏燕世家記爲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燕

山故山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安說仲父三十一年齊伐山成傳曰謀止彼

金宋公在宋境爲宜

梁注虛鄉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

杜云龜宋大事表云是年

州境未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

陳留滑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

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

日與不嫌異於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

注不蒙至明同○通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旣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日

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尊盟日

秋爲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繼且卒不再日者接春秋有弗克納則續且正當日已明故無嫌接春秋葬不晦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

例是異於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二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

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齊小白皆上有入文其寔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示略也其寔且之卒范答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職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

注釋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

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鄭同義

疏毅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

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師彼傳又云不言與

鄭戰取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

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勝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

毅梁傳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

戰于宋爲敗地

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

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卽位而田完世家又無蹟一代此注以躍卽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下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第三長曰躍中曰林少林曰林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盟以在曹州府界爲宜州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第三長曰躍中曰林少林曰林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謂之昭十二年云北燕伯就奔齊彼旣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

始燕與爾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鄭乎按左傳亦未詳穎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注卽毅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

黃糸卽句踐之合葬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踐之丘也紀要又云毅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盟于毅丘是也寰宇記毅丘在宋州毅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毅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

山故山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安說仲父三十一年齊伐山成傳曰謀止彼

始燕與爾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鄭乎按左傳亦未詳

謂之昭十二年云北燕伯就奔齊彼旣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

所謂追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當作追

追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所謂追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義云此經訛例戰伐而舉特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讀之王成卡可即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師而伐戰焉與此俱合十二月無丁未據麻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節師戰于宋則兼及爲內之戰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鄭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黃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鄭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縣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麻不合禮記疏引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賈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稱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廟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韋之戰先書日疏注據韋至書日○成二年及齊侯戰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于某是也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

公敗宋師于菅疏注據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不日別偏諱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于某但以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隸之從外也注從外諸

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十

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例數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云卽上十二年也其日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同計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

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宣書敗績釋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上戰于宋不專恃鄭齊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日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卽位三年齊宋南燕舉師而東犯鄭與魯勤而報之後日以魯不得逼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接還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句○舊疏云因下傳據鄭爲據故云居在下向不然宜云據鄭之戰書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疏云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湏從外

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祥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問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經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謂不地義公羊之近義系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

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事之積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旅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

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致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乎聞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升政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觀至斯之說春秋說云龍

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

感精符云強梁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涓膠宋注龍門舊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濺膠馬又引合滅國云戰龍門

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原災魯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構怨連禍三世正不妄○注續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

宣十二年穀梁傳續功也爾雅釋詁續功也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續箋云續功也書堯典庶續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

皆興通義云取續者猶周禮言部不功也猶取其續也續

曰多以數優積多爲上爾推釋詁續宜事也經義述聞云

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有成者故積業公

猶事也公功古字通臯陶謙庶事康哉堯典庶續咸熙庶

曰庶事也又曰續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載語因無敗績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晉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壬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

及宋人盟于宿同

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

無冰疏

郭本冰誤水

蓋五行志庶徵之恒

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鄭

與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

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賦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

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諒茲謂舒其與更則

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諒茲謂亡乞徵其眚當寒而日與

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開春今冬也先是連

兵鄰國三歲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

伯突厥兄而立公與相親長發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蓋仲舒

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日水旱之災寒暑之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假如傳文自爲書記異者先事事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凍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頌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陰爲陽行之所同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素失之急故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說曰觀之不明是謂不懲厥咎舒厥罰恤厥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之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

皆責商患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私禮接郊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

爲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門至

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叔弑兄愍民臣痛罵而廢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

恒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盈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向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廟祭祀之嗣也按荀爽說取微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商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曰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當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眾春秋葬危微宣傳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解商重也

夏五郊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言聘者舉重也

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蓋盟可知蓋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

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

月幹枝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鄭札爛滅不知豈日春秋方令桓盟者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卽用舊文無所

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懿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寄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衰以指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苦從內爲王義孔云當

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以何義亦尙未協設采擇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

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非

書月明皆賈錄語穀梁作穀釋文云本亦作禦禡疏本卽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李錢唐韓終古廟尚北將軍

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

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

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年

皇清經解續編

卷三

皇清經解續編

卷三

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廟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

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其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

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穀有歲氏之辟出鄭注魯謂之

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三歲帝籍之收於神

食賦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

穀爲神倉疏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

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

禮廟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盥注接盥曰拔拔以授春

大祭祀之粢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人

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虞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卽

秋之御廟也○注黍稷至日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粢

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三推黍稷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

文皿部粢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春人云共其粢盛之米注粢盛謂黍稷稻梁之屬可盛以爲粢

盛若餧人廟人是也小宗伯送粢注受饋人之盛以入然則

蓋盛可互稱也每師注云粢稷也稷者稷爲長是以名粢

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粢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

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

貴曰粢在器曰盛粧注周禮粢或專訓稷或訓粢稷稻梁盛

則皆訓在器是則粢與盛別者粢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

則云器曰粢黃則曰粢似與毛詩蓋許主說字其字从

鹽鹽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粢要之鹽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

鹽鹽之鹽之鹽也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

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謀房注委所

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備道委積注少曰委多

鹽鹽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飲食賓

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

盛委也○注御加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

者進也凡衣服加者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

卿正罰云天子御進膳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

御膳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也按説人月傳御進也廣德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
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
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書
廟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廟者至穀名○舊疏云謂
廟之吉諱之義故也按藻與潔通詩采蘋蕪云藻之言潔婦
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潔卽藻之誤潔有治義禮度
服潔藻蒂鄭注潔者治去李塙故實雅釋詒潔治也又程言
云潔治也展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卽廟者給宗廟
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窮倉廩者財之末治米藏曰廩文選
在引蔡邕月令韋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可用故
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卽廟者給宗廟
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栗米術曰栗率五十穖米
三十穖木二十七穖米二十四穖米二十一穖米二十穖米
之委甸師入之廟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
餌人炊之爲之卽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應入誤也○注
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
以共祭服閏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廟接
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農疏云禮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接
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
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諸
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
公羊義疏十五

魏晉書事以勸言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師先天下也東鄉者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靈寶者也月令又云靈事既登分滿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靈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內地永命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昭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恒無憚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逝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炎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火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唐曰棄法度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字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臣御廩夫人八妾所春未之滅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過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殺梁家先師說